贵州的路

王家骏

贵州多山路,“地无三尺平”,说的就是贵州的路。

近来火爆异常的榕江“村超”,已经吸引了谭咏麟、范志毅等多位大佬前去助战。但榕江在哪里,怎么去榕江,我想,知道的人也许不多。

10多年前,我从桂林驱车前往贵阳,走的就是榕江那条线。从桂林到贵阳,途经龙胜梯田,沿着从江、榕江、都柳江一路向西,一边是青翠欲滴的江流,一边是逶迤连绵的青山。根据地图的标志,行走短短数百公里,就能到达贵阳。那时候,这条路还在修,路面上全是拳头大小(甚至面盆大小)的石头,车轮要找准石头之间平坦的空档,才能一摆一扭地向前挪动。本来山路每小时可以开50公里,这下子只能开15公里,计划全部被打乱。我们五辆车,那天光轮胎就补了四条。

当天晚上9点,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县城,决定先住一晚,第二天再去贵阳。那个县城就是榕江。说来尴尬,整个榕江县城,当时居然找不到几家有空调的宾馆。现在已经发展到能接待数万人观看“村超”的能力,可见贵州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

2009年12月31日,我从上海乘飞机去贵阳,准备和“多背一公斤”的小伙伴们,到黔东南三棵树鱼寨小学,和小朋友们一起过一个快乐的新年。此前,朋友江宪在上海八号桥举办了一个摄影展,他准备在影展结束后,把所有作品赠送给朋友。在我的建议下,这些作品最后全部卖给了观众,得到的善款,统统捐献给三棵树鱼寨小学,为孩子们建造一个篮球场。根据旅行社安排,来机场接车的司机是一个北方人,在贵州开中巴谋生。上了高速,我们一路向东,在途经马场坪的时候,我发现司机开错了路,朝着云南方向而去。我不断善意提醒司机,司机却以自己在贵州开了十几年车,教训我这个上海人不要自以为是。那时候,还没有普及GPS,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一路开出去八十公里,司机终于发现自己走错了路,只好下高速回头,这样,原本晚上11点能到凯里,结果是第二天,也就是2010年元旦的凌晨2点才到凯里。我戏称,司机把两个小时的路,开成了“跨年度行情”。贵州山多,高速公路也在山里绕来绕去,让在贵州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也没有了方向。

有一条路特别难忘,就是去遵义绥阳县儒溪镇中心小学。这条路非常平坦,却令人动容。我们从上海出发前,就决定为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做些什么。此前一年,我们也去过贵州,在叶辛老师的穿针引线下,为部分困难学生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记得学校组织数百名学生夹道欢迎,为大家送上红领巾和鲜花。临走,校长还为我们每一个人送上当地的特产,一种中间是空心的用鸡蛋做的挂面。

从遵义一路向北,途经娄山关和夜郎国,翻过著名的七十二拐,就到了重庆。所谓七十二拐,就是连续七十二个弯道,非常惊险。我记得那次过七十二拐的时候,遭遇一辆重型集卡,横在路中间,使往来车辆全部堵在一起,根本无法动弹。

与七十二拐相比,贵州的二十四拐更为出名。有一次,我们决定夜翻乌蒙山,晚上9点到达晴隆,找到一家饭店吃饭。在饭店的墙上,张贴着一张二十四拐的照片。我问老板娘,这是哪里?老板娘很自豪地告诉我,这是二十四拐,就在县城边一公里。我肃然起敬,抗战期间,这条路又称为“史迪威公路”,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,必须要经“二十四拐”的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当时中国的“陪都”重庆。二十四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。无意间,我仿佛走进了厚重的历史,闻到了弥漫的硝烟,感受着民族的血性。

那一夜,我们行驶在乌蒙山间,一路向南,向昆明进发。9辆车在山道上划出一条条游动的火龙。朦朦胧胧间,有人用对讲机唱起了毛泽东的《长征》: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……

进出贵州的路,有的秀丽,如从江、榕江、都柳江一线;有的奇险,如七十二拐;有的雄浑,如怀化到玉屏;有的磅礴,如乌蒙山区;有的醇酣,如茅台跨越赤水河到四川……这些路,是贵州的历史,也是贵州的文化,是贵州的过去,也延伸向贵州的未来。但愿如火如荼的“村超”,能带动贵州再火一把,让更多的朋友,踏上贵州的路,尝酸汤鱼,喝茅台酒,看百里杜鹃,观黄果树瀑布,拍苗族姑娘身上的银饰,听侗族堪比天籁的大鼓……

关于时差的随想

钱佳楠

喜欢去海外旅行的人很多,但能对时差甘之如饴的人却很少。到达目的地,本来身体已经被漫长的航班折磨得筋疲力尽,偏偏还不能在正常的时间入睡,白天如僵尸,夜晚则像吸血鬼一般眼乌子弹出,时差加深了在异地的孤寂之感。

曾几何时,我感谢过人世间有时差这回事。也不知为什么,我们当时做学生的很容易失眠,一波接一波。年轻时精力旺盛,一两天不睡也不打紧,但可怕的是长夜漫漫,那种孤独,寂寞和空虚要如何打发?

白天积累的恐惧会点点滴滴在夜晚涌现,朋友诉说的那些日韩鬼片里的情节、幽灵会出现在镜中、窗外,或是爬出屏幕。本来并不信鬼怪之说的,但到了晚上,因为听觉变得异常的敏锐,总是把各种无法解释来源的声响和神神道道的对象联系起来,自己吓自己。

在被窝里打起哆嗦的时候,就摸出手电筒,或是打开床头灯。这是一种古老的安慰,正如火把可以安抚荒野中生存的始祖,灯光也能慰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后代。我会看书,或者读报,让心一点一点平静下来。很多时候,一直挨到第一道天光显现,我才能重新入眠。

忘记是哪位作家写的,小学毕业时被音乐老师领着唱《送别》,虽不理解那些凄美的歌词,但唱着唱着便如鲠在喉,就在这种半懂不懂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离别的意味。我那时候并不以为失眠是一件天大的事,但却在对抗失眠的过程中第一次体察到中年后的况味:人生这条路看似热热闹闹,但时常让人感到寂寞和迷惘。

我应当是从那时就知道书能够提供安慰,我的同学则从那时开始迷上音乐和电影,还有同学沉迷于午夜电台。那个年代的午夜电台就是都市人的情感专栏,过于年轻的我们并不理解夫妻之间的鸡毛蒜皮,育儿的艰辛,或者婆媳间的拉锯,但电台里传来的人声似乎就已是一帖孤独的良药。这也让我理解高中住校之后室友的行为,她一度也被我们感染了失眠症,她之后坦白,那些晚上,她用手电照我们每个人的脸,看我们之中是否还有醒着的人。我们听了之后当然大惊失色,但只要失眠过,便会明白,在那种时候能够觅得一个同样失眠的伙伴,该是多么幸运啊!

边看边聊

最终,彻底把我从失眠的困扰里解救出来的是时差。我是从国际体育赛事中第一次知晓时差的存在,那时候班里的男生很喜欢凌晨爬起来看欧洲杯足球赛,我还记得比赛开始的时间是二点四十五分,我们的夜漆黑阴森,人家那边阳光灿烂。起初,倘若我恰好睡不着,我就以球赛为借口向父母解释。而后,到了半决赛和决赛,我也会定好闹钟,在那个点爬起来,也像我的同学那样戴上眼镜,专注地盯着电视机,等待一方把球送进另一方的球门。

我不是球迷,因为中学毕业后,我几乎没再看过足球。但却在年少时的看球经历中,我明白从不是只有自己一人醒着,倘若我愿意放远目光,我的小区里就亮着很多灯盏,倘若我愿意看得再远一些,在地球的另一边,大多数人此时此刻都醒着。

或许是因为这样,屈原的名句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总让我感到一种年轻人特有的狂傲。不是这样的,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清醒,你只需要再看远一些。

而今的我,已经在大洋彼岸生活多年,和家乡隔着十多小时的时差。但因为切身体会到世界之大,无论在何时失眠,我都知道,有无数的人此刻醒着,我从不是独醒的人,更无须为独醒感到困扰。

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(剪纸) 奚小琴

夜光杯

清风无力屠得热,落日着翅飞上山。
人固已惧江海竭,天岂不惜河汉干?
昆仑之高有积雪,蓬莱之远常遗寒。
不能手提天下往,何忍身去游其间?
——王令《暑旱苦热》

不能手提天下往,何忍身去游其间?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十一

张 静

王令(1032-1059)北宋诗人。初字钟美,后改字逢原。原籍元城(今河北大名)。5岁父母双亡,随其叔祖王乙居广陵(今江苏扬州)。长大后在天长、高邮等地以教学为生,有治国安民之志。王安石对其文章和为人皆甚推重,将妻子吴夫人的女弟嫁给他。王令一生沉迹下僚,没有做过高官,27岁就英年早逝了,但就是如此困蹇的一位诗人,却有着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使命意识。

《暑旱苦热》是一首七言古诗,里面运用了散文句式和文言虚词,如“昆仑之高”“蓬莱之远”“人固已惧”“天岂不惜”,但前六句都借用了律诗的对仗技法,所以既有古体诗和散文的自由、峭劲,又有七律诗的紧凑及对偶的张力,疾徐抑扬的节奏更好地传达出诗人情绪的起落变化。因为诗的题目叫作《暑旱苦热》,因热而苦,所以诗作开篇就描述当时那种天气炎热的景况:“清风无力屠得热,落日着翅飞上山”,“清风无力”是说风纹丝不动,没有什么风;“屠”字用得新奇,“屠”本意是杀掉、消灭的意思,以“风”喻刀,是寄希望于风,“屠得热”,又将“热”人格化,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对暑热的憎恨之深。“落日着翅飞上山”,天气这么热,大家都盼着太阳能够下山,都盼着落日早点儿来临。但是“落日着翅”,“着翅”一词用得生动,落日本来无翅,“着翅”上山,显示其不肯落下,“飞上山”,一直在山上,一直不下山,凸显作者盼望日早落山之切。

“人固已惧江海竭,天岂不惜河汉干”,大家开始担心:如果再这样炙烤下去,那么江海都要为之枯竭了!那么上苍难道不知道河汉都要蒸干了吗?从人间忧惧江海之枯竭,联想到上天也该怜惜河汉之将干。暑旱虽烈,未必能使江海都竭,但人们却有这种忧虑;河汉也未必都干涸,难道上天不也应该为此而担忧吗?前句写实,后句想象,用人意推测天心,天人对照,显示天心与人意之不同,由担心变成对上天的责问,无理有情。

在如此酷热的境遇下,诗人对热想冷:人世间有没有一个清凉的避暑胜地呢?“昆仑之高有积雪,蓬莱之远常遗寒”,当然有!中国西部的昆仑山,地势海拔较高,积雪终年不化;东方渤海之上的蓬莱仙岛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。诗人由名山想到仙岛,那里因为有“积雪”、有“遗寒”,所以应当是清凉胜地,令人心向往之。但是诗人就独自前往昆仑山、蓬莱岛了吗?王令说“不能手提天下往”,如果不能与普天下人一起享受,自己孤身前往又有什么意义呢?王令虽然一生困蹇,但能有“手提天下”之志,展现出睥睨天下的豪情。“何忍身去游其间”,当天下人都在苦热之时,如果不能和天下人共同前往清凉世界,自己又怎能忍心独游其间呢?这种要将整个世界提在手里的兼济天下的胸怀气魄、使命担当,与王令另一首《暑热思风》里的:“坐将赤热忧天下,安得清风借我曹?”可以相互印证,也与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完全一致,难怪王安石称赞王令“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助于天下”!

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价值的定义是怎样的呢?是一己的荣华富贵?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?还是整个国家、民族乃至人类的使命与担当?一个人的发心不同,境界就不同,人生意义的目标定位也就不同,所以努力进取的态度也有不同。

王令27岁就去世了,他虽英年早逝,但留下很多慷慨激昂的文字。比如他曾经写给朋友洪与权一首诗,里面有这样两句“须将大道为奇遇,莫踏人间龌龊踪”,士志于道,王令的理想就是追求大道,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树立自己追寻的大道,而不要被世俗红尘种种眼前的、短暂的、肤浅的、物质的欲望所蒙蔽。也就是在王令看来,人活一世最重要的“道”就是这份使命与担当,富贵荣华寿考都在其次。王令在自己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这份担当精神,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与践行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七夕会

行万里路的一个理由

曲玉萍

大学时看费正清回忆录,对寻访山西的篇章印象极深,后来攒了钱,便和朋友一起去过好几次。至今念念难忘的,是在永济吃过的一种椒叶薄饼。

当时它们刚出锅,鼓鼓得就像印度的皮塔饼;不同的是,油香、麦香、植物香料和饼皮层次感混合而成的奇妙滋味,让人欲罢不能。我们吃了一张又一张,把店主忙坏了。他说以前缺锅少灶,传统的永济椒叶饼是用黑色石子烤出来的,黄河滩上就地取材,又叫石子饼。

黄河会改道,所以才有了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这句老话。在影音技术、虚拟现实和媒介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,安坐家中,便能日行万里看遍世界,为何还要舟车劳顿费劲出门旅行?美食也许是理由之一。即使有科技和狠活儿,刷手机饱眼福的同时,我们始终无法隔着屏幕,吃到当地好吃的。所以旅游帖子的评论区常常一片嚎:“突然看饿了!”“这就打飞的过来!”……

记得曾暑期背包到西安。古人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我们是囊中羞涩预算紧,从早到晚走马观花了无数景点,天黑后只想好好坐下来,大吃一顿。嗯……穷学生所说的“大吃一顿”,就是在钟鼓楼附近找了家饺子馆。

那年的西安,还是一座毫无野心的慢城,明明是饭点,老板已经准备打烊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。架不住我们苦苦哀求,说只剩茴香馅的了吃不吃。我们一起边包边吃边聊,话一投机,老板竟也是个口若悬河、通古晓今的性情中人,请大家喝光了馆子里所有的冰啤;当时夜色幽蓝,晨钟暮鼓六百年,就在筷起筷落间。茴香并不是上海人的菜,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茴香饺子,可后来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。

我的胖子堂弟是“旅行必须有美食,否则有个啥劲呐”的坚定信徒。别人千里迢迢去沙特,是今生必须见麦加;他每年都去沙特,心心念念的是“阿拉拜克”炸鸡店。这家的炸鸡有多好吃?被称为炸鸡中的王牌战斗机,一座难求,深夜十二点店门外还排长龙。我很难想象,便问胖子“炸鸡能好吃到哪里去?”他找不到任何精准字词语句可以描摹,隔着屏幕,只听到吞咽口水的声息,半天:“太好吃了……你只有来沙特,吃了才明白。”

神经科学认为,大脑并不完全通过感官来理解这个世界,而是基于自己仅有的经验作出预测。但旅行会让我们知道,那些先入为主的预测有可能是错误的;而旅行中的食物,有时则会完全颠覆我们既有的经验和认识。

比如,我一向认为自己具有中国人擅长“变万物为食材”的能力。到公园遇到红红的野果,一定不放过:“这玩意儿能吃么?”在森林看见小蘑菇或树上的菌子,一定充满研究热情:“吃了不会中毒吧?”直到有一天,我去了安纳托利亚,发现当地人竟然把葡萄嫩叶当作家常菜,做得有滋有味!突然有了“既生瑜,何生亮,我怎么从来没想到”的感叹,回来后,看向我家院里葡萄树的眼神,再也不纯净了……

时尚